

为了梦想

□崔立

一个早上,程雪和马龙说到了香港,说到了轩尼诗道,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?程雪说,我喜欢那里,那种喜欢,如同我一踏上那条马路,就感觉到了那里的风,那里的建筑,那里的一切,都让我心醉……

这样的话,程雪和马龙说了好多遍。程雪说:“我喜欢你,马龙,像鸟儿看到自己的窝,像船儿看到自己的港湾……”马龙也喜欢程雪。马龙说:“程雪,我会为你的梦想努力的。我会在轩尼诗道,给你买下一套房。这房,属于你,也属于我。”

为了这个梦想,马龙在努力着。在上海这座城市,马龙和程雪都是外来人。他们各和朋友合租。有空的时候,一个电话,一条微信,他们就走到了一起。见面多半是晚上,他们都住在浦东。很多时候,马龙和程雪是见不上面的,哪怕是晚上。马龙是销售。白天,马龙在外面拜访客户,晚上就是陪客户吃饭,吃完饭,又回到公司,整理一天的成果,再总结下得失。马龙倒是不怕加班,只是对程雪,总有几分歉意。马龙又说:“程雪,我感觉,我的努力,与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了。”

秋天,马龙换了份工作。一天下午,程雪去马龙的新单位找他。在单位楼下,程雪就被一个年轻的保安拦住了。保安说:“非公司员工,不能进。”程雪说:“为什么不能?我找马龙。”保安说:“真的抱歉……”保安拦在那里,毫不让步。

程雪给马龙打了电话。10多分钟后,马龙来到程雪面前。马龙的脸很严肃,说:“你

七门闸的供销人

□田耀东

1980年,我刚从农村走进供销商业,第一站就是七门闸的门市。当时闸北是石堤乡,闸南是东元乡。闸北设供销社七门闸站,闸南设供销商业东元七门闸门市。郁能康是供销社负责人,我是商店门市负责人。商店是供销社的下属,我称他为站长,他骂一句,你吓脱火。然后两人靠在柜台边,一杯米酒,一盆小鱼,喝到月升中天,港静人寂。

春汛和冬汛,港里泊满渔船。糖盐酱醋,烟酒皂纸,渔民都整坛整箱地朝船上扛。渔民吃厌了鱼虾,喜欢耐贮的大头菜干盐齑、沙地黄芽菜、香沙芋头和山药。这些都不是供销商业的供应品种。渔船起航时,船老大叹道:“三天不吃盐齑豆瓣汤,脚蹼那里酥汪汪。看着远去的渔船,郁能康对我说:“平时留个心眼,叫村民把干盐齑和蔬菜放进我们仓库里,分门别类做好登记,渔民需要,让他们扛去。下次归港,叫村民与渔船结账。你闸南,我闸北都备些货,丰富了渔民生活,又为村民副业打开销路,也不违反门市制度。”我说:“就听你的。”后来渔民和村民果然都说好。

春汛的渔船是随潮水的,卸了鱼货立即起航。有时子夜,有时凌晨。千家万户在梦乡,渔港却跟着星月在运行。常常刚睡下,又被渔民叫醒,一条烟一坛酒,扛一大头菜盐齑,都是日常所需,却又是海洋作业的底气。

闸南闸北两个乡,分属不同的核算单位。但在业务上总是互相配合和协同。闸北无货,就叫渔民到闸南,闸南脱货,就叫他们去闸北,不让渔民空手而归,影响汛期捕鱼。为保证有充沛的精力搞好工作,闸南闸北隔日值夜班。每夜都有一盏供销的灯亮在渔港,成了渔民归港的寄托。

那是商品并不丰富的年代,许多东西都要凭券供应。为了满足出海需求,南北闸的站店都尽力向上级多调配急需商品,各项日用品也驻足,渔民再也不用费时去较远的集镇去购物。那几年,闸南北货物的流通量翻倍,渔港总是泊满渔船。渔港的丰收中有上一代供销人的汗水。

郁能康是闲不住的人,船上有需求,他就出现在那里。订货、送货、上船结账。颤巍巍的船间跳板上,我们经常携手在涨潮的浪花间。深夜渔民有病急需送医院,我们坐在一辆牛车上。月明星稀,萤火点点,牛车像波浪上的小船,承载着生命的希望。

1983年,我到东元镇总店做负责人,后生病住院,心里很郁闷,郁能康来医院鼓励我。我回到海复后,他调石堤乡任供销社主任。因业绩卓著,又调东元乡任供销社主任。他开玩笑说:“你如不溜走,我就是你升级了。”两人欣然一笑,又聊起七门闸的岁月。

精短小说

怎么来了?”程雪说:“我来看看你。”马龙说:“你回去吧。”三两句话,马龙就打发了程雪。程雪懵了半天,只匆匆地看到马龙越走越远的背影,有些陌生。自从马龙去了这家新单位,就像是换了一个人。

事后,程雪给马龙打了电话。电话打了三次,才传来马龙懒洋洋的声音。马龙说:“程雪,我们分手吧。”程雪说:“为什么?”马龙说:“我还是觉得,我们俩不适合,勉强在一起是没多大意思的。”程雪的世界,在马龙离开后,瞬时就崩塌了。

几个月后,程雪是在新闻里看到的一幕。画面上,无数辆警车包围了马龙他们公司的大楼,荷枪持弹全副武装的警察们冲进了大门……还有报道,贩毒集团利用公司为名,以大楼为潜伏地……再有报道,贩毒头目黎光,在警方全面布控后逃逸,同时,新闻里播出了黎光的照片,眼睛大大的,鼻子尖尖的中年男人……

程雪去了趟轩尼斯道。飞机落地后,程雪坐出租车直奔轩尼斯道。在一个十字路口,程雪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容,正缓缓步行走过:眼睛大大的,鼻子尖尖的……出租车在路口不远处停了下来,程雪下了车,打了个电话。电话打出后不久,就听到警车的声音,由远至近,程雪微微地笑了。

晚上,程雪收到了一条短信,……黎光已被捕……

程雪还在想,新闻那天收到的短信:对不起,我爱你……电话打过去,已经不通了。

他不久就调到供销商厦任总经理,打造了启东第一的商业大厦,成为供销商业的明星。组建人事的时候,他打我电话说:“过来吧,别忘了七门闸。”但我喜欢乡村,就仍守在乡间的小路上。

1996年,女儿大学毕业。她要留城,我叫她在我身边,她就听了我。那年,郁能康已是市供销社总的主任了。市社各项工作都开始翻天覆地的更新。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新闻里。几年没和他联系了,犹豫再三,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。

总社在南苑商厦8楼,他正在主持全市乡镇供销社书记和主任的会议。会议厅人头攒动,他面门而坐。我冒失地在会议厅门口一出现,他就立即朝我一笑,点头致意,然后做了一个简短的结束语说:“基层的一个同志来了,我要去了解一些情况。”书记主任们面面相觑,会议也就散了。

走进他的办公室,也不等我开口,他就说:“你几年不来,肯定有事,别掖着。”我把女儿的事告诉他,他乐得哈哈笑:“这么好的事,供销社缺专业人才,我正愁呢。农业发展了,为农村服务的农资公司也要发展,财务科正缺人,抓紧去报到上班吧!”我目瞪口呆,他已拉出电话通知了农资公司。然后说:“十几年不在一起喝米酒吃小鱼了,温习一下功课去。”这时电话响了,是市政府的紧急任务,要他立即赶去。他拍拍脑袋,朝我做个鬼脸,还是十几年前的供销人模样。笑着说:“后补有期。”然后匆匆而去。

这一别,竟然是永远。半年后他打我一个电话,笑哈哈地说:“你女儿表现很好,供销社就要留住这样的人。我这里有个优秀的小伙子,如果有缘,就听我的。”我说:“她已和一位医生定了。”他犹豫了三秒钟,又立即表示祝贺。

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,只是朝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。为了他倒在为启东供销奔走的路上,为了七门闸曾经的供销人,也为那些海边的日子。在他的灵前,我见到许多的渔民。在职的时候没有一个去找他的。但他走了,他们为他默默守灵,然后悄悄离去。

他们的生命里,都刻着和供销人在一起度过的岁月。



日落而归

陈顺源

秋到博物苑

□陈健全

那天,秋雨初霁,趁着黄花红叶的秋色,我们散步来到南通博物苑。

从三元桥西堍新开的东南门入苑,第一眼就是一棵树形潇洒的楝树。这种乡土树木,在城里好多年没遇着了。说起来,还是今年暮春的谷雨时节,在这里久别重逢,又见楝树花满地,让我做了一个久远的梦。春去秋来,而今落叶缤纷,但见一串串苍黄的楝树果,悬于枝头,随风摇曳,看着就让人心生欢喜,容易勾起弹弓少年的往事。

一洗如碧的青松、桂树林过后,登过魁星亭,便是梧桐夹道的林间小道。因了一场秋雨一场凉吧,一路上,金黄的梧桐叶铺得满地都是。脚踏上去,沙沙地响。至于脚触地的感觉,恰似郁达夫先生在《故都的秋》中所言“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”。“刷——刷——”不几步,有园林工人在树影下扫着落叶。此情此景,倒也有如《故都的秋》之况味:“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,看起来既觉得细腻,又觉得清闲,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,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叶而天下知秋的遥想,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。”

苑中徐行,一排高大的黄金树(美国楸树)的叶子已落光了,徒留沧桑的身影。而秀骨清像的黄金槐,却没有屈服,金灿灿的每一片叶子都写满了暖金色的阳光。池边的乌桕秋叶深红,连同爬满树身的醉红色爬山虎一道,涨红了脸,渲染着一年“醉”美的高光时刻。鹅掌楸的一茎茎叶子,有棱有角,把鹅黄全抖了出来。坡上的古银杏到底老道,一派泰然,一树金甲就是一处风景,引得一众摄影人狂拍撒欢。

谦亭外,梅园边,晚秋的三角枫、鸡爪槭烂如霞锦不说,一地落叶就惊艳了双眼:“多么像花地毯呀!”昨夜雨疏风骤,吹落枫叶无数,重重叠叠的红叶镶嵌在绿草地上,构成了天然的图画,直教人不忍落脚。

这画可谓工笔与写意的结合。每一片叶子的脉络,每一根青草的走势都清楚得不得了。但布局又是那么随兴,那么洒脱,简直如狂草一般。那长长的绿草如长发披纷,如乱针刺绣,有种野性的张力;而红叶轻飘漫撒,尽在有意无意间。但这原本天成之景,无论怎么看,却又有强烈的人工装饰之美,更兼雨露的浸润格外艳丽。见此,路过的游人流连徜徉,甚或捡起了红叶。想来,秋天之美,还是因为它沉淀、升华了大自然一年的色彩与情感。

南草坪,一个个香橼挂在树梢上,圆溜溜,黄澄澄的,好像一只只被点亮的小灯笼,簇拥在带刺的青枝绿叶间,养眼极了。依《本草纲目》说,香橼即佛手柑,干可入药。去年春,博物苑举办的“香约盛世——中国传统香文化特展”,香料之中,除了沉檀龙麝等等,就不乏香橼的芳影。“书斋清供,香橼是尚。”季羨林先生说它是“半黄半绿,黄绿相间,耀目争辉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坐下来看点什么写点什么的时候,它就在灯光下闪着淡淡的光芒,散发出一阵阵的暗香。”其实,不必说看点什么写点什么的时候,这种清幽馨逸的暗香

早已成了我心底的沉香。盖从记事起,但凡月白风清的中秋那天起,妈妈少不了置四个香橼于条几上的白瓷盘中。经秋入冬,看着它们由青转黄,不仅香气更盛,而且清寒的日子似也增添一点明黄的亮色。几十年了,人生易老天难老,老家的这一习惯与端午挂艾、春节插蜡梅、天竹一样,却从未变化过。而我,则在步入中年之后,每年秋来,喜欢摆放一两个在书架上,好看之外,觉得那熟悉的味道让人闻起放松。

往前走,一丛橘子树边,眼尖的妻子惊奇发现一棵山楂树。还别说,山楂片、冰糖葫芦、果丹皮都吃过,乃至《山楂树之恋》的电影也看过,这山楂树可真是人生初见。晃悠枝头的红果子,忍不住摘了一颗,尝了一口,虽说甜中还很带酸涩,但联想起山楂树的隐喻,不禁莞尔。

就在旁边,除了杨梅、核桃树,还有一棵板栗树,栗簇成球,毛茸茸的,像个嫩绿的小刺猬。“秋林栗更肥。”犹记前年秋于瑶里梅岭,观罢瀑布,天色向晚,山色苍然,路上偶遇山村人家在栗树下捡着,拨开果苞,就是一颗挨着一颗棕红油亮的栗子,紫檀珠子似的。正在好奇间,山雨忽来,凉风扑身,好客的山民邀我们进屋围炉而坐,吃烤栗,喝“瑶红”。那松甜的栗香,甘醇的茶香,以及温热、质朴的烟火气息,让我铭感于心。又到糖炒栗子的时节,对着这怦然心动的毛栗子,不禁生发深秋里的袅袅暖意。

此外,药坛中的石榴、枸杞、接骨草,路边的火棘(又名救军粮)、无刺枸骨、重阳木等等,随着秋意正浓,果实已成鲜艳的火红。不时,有鸟雀闹枝,争相啄食。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这些果实,无疑成了鸟儿们的口粮。

过了国秀亭,竹林边,叽叽喳喳的鸟雀声中,抬头一看,原来有一棵柿子树。湛蓝的天空下,疏朗的枝头红柿几枚,平添了几许生趣,颇像齐白石大师的一幅小品。想必是老家的院子也曾有过两棵柿子树。我一直对柿子情有独钟,还写过一篇《思柿》的小文。在这里静静相对,又想起诗人海子写过一首名为《昌平的柿子树》的诗,诗中写道:“在镇子边的小村庄,有两棵秋天的柿子树,柿子树下,不是我的家,秋之树,枝叶稀疏的秋之树”。昌平的柿子树是多,去秋在昌平百善镇沙河校区研修,校园里即有丹柿嫣红,令人遐思。柿子树大概是最能表现秋天的一种树了,霜降之后,柿子像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,其他的好多树木已经落叶,略显苍凉,但柿子树依然焕发着生机。

又经濠南别业,前来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。门前,百年紫藤葱茏依旧,只是一串串的结荚渐已紫黑油亮,好似一挂挂的皂荚。上阳台,登高一览,真是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苑中仿佛开始燃烧,红得热烈,紫得氤氲,黄得炫目,这些颜色混合在一起,不啻一幅绚烂若锦的油画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我想,以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一年我言秋日胜春朝”来感言,当契合不过吧。